

青塚前的對話

王昭君 與 蔡文姬 的心靈私語

美麗而蒼涼的異境詩篇

人物表：

漁婦

崔鶯鶯、李亞仙、紅娘、銀箏

蔡文姬

王昭君

漢王

【清冷空靈的江天明月中，漁婦搖一葉扁舟吟唱上：】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年年歲歲月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漁婦：我乃江上一個漁婦的便是。鄰人不識名姓，甲子原無歲年；只靠打漁渡生涯，讀書吟詠閒過遣。朝伴煙霞、暮送夕陽，每每聽得江濤滾滾、江楓瑟瑟，只覺音聲迷魅，關心動情，古往今來、種種心事，悠悠忽忽一齊兜上心頭，一時之間，文心、詩韻、彩筆、琴音，幻化冥合為一，竟難分辨，悲歡離合，從何而來。

正是：休道日月無情，且聽萬籟有聲。

這且不言，適才因見舟中有崔鶯鶯、李亞仙二傳，仔細看來，她兩個也差不多，難分貴賤，怎定高下？一個使得鄭元和高歌市上蓮花落，不把天邊桂樹攀；一個惹得張君瑞寄簡傳書期雅會，槌床倒枕害相思。看月漸西沈，我睏倦起來，不免在舟中小睡片時便了。（作睡科）

（崔鶯鶯上，白：）

吾乃博陵人氏，崔相國之女，崔鶯鶯的便是。這漁婦說我和李亞仙一般，特來折辯。

（李亞仙上，白：）

吾乃長安人氏，老鴿兒之女，李亞仙的便是。這漁婦說我與崔鶯鶯一般，特來折辯。

崔鶯鶯：妳有甚麼強似我？

李亞仙：我有甚麼不如妳？

崔鶯鶯：妳在曲江池上，過客留情，

李亞仙：妳在普救寺中，遊僧掛目。

崔鶯鶯：妳哄鄭元和馬上投鞭，

李亞仙：妳引張君瑞月下彈琴。

崔鶯鶯：妳為衣食迎新棄舊。

李亞仙：妳害相思廢寢忘餐。

崔鶯鶯：俺張君瑞也曾狀元及第，

李亞仙：俺鄭元和也曾金榜題名。

崔鶯鶯：妳怎比我受過五花官誥？

李亞仙：俺也曾受封為一品夫人。

崔鶯鶯：妳買良為賤！

李亞仙：妳先姦後娶！

崔鶯鶯：老鴿兒見鄭元和沒了錢，往蝦蟆巷裏只一躲，

李亞仙：妳請張君瑞破了賊，向鄭恆身上只一推。

崔鶯鶯：卑田院現放著鄭元和睡臥的基址，

李亞仙：西廂下也有張君瑞跳牆的形蹤。

崔鶯鶯：妳一家子祖輩來鬻門掠戶，

李亞仙：妳三口兒天生的穿寺尋僧。

崔鶯鶯我不與妳折辯，喚出紅娘來助陣，

李亞仙：我不與妳分說，叫出銀箏來爭強。

（紅娘、銀箏上）

紅娘：好一個端馬桶的賤人，這等無禮，

銀箏：好一個看門子的丫頭，這般欺心。

紅娘：妳改不了討酒尋錢、做櫃檯的嘴臉，

銀箏：妳變不了傳書遞柬、叫姐夫的心腸。

紅娘：妳鞞了一世爛鞋，

銀箏：妳穿了半生破襪。

紅娘：妳是鄭元和的貼戶，

銀箏：妳是張君瑞的幫丁。

紅娘：妳是那風月場中雛兒，

銀箏：妳是那皮肉行裡經紀。

紅娘：若不是鄭元和作了官，李亞仙還是娼婦，妳還是小娼妓，
銀箏：若不是杜將軍退了賊，崔鶯鶯便是賊妻，妳便是賊奴才。

（四人相互扭打，下）

（漁婦醒，白：）

好夢啊好夢，方才合眼，見兩個女仙各逞其能，兩個女奴各為其主。
眾聲紛擾，才動我心，轉瞬之間，竟皆散去，但只見天色微明、江流
宛轉。

正是：鳥去鳥來山色裡，人歌人哭水聲中。

待我另翻一卷。

（漁婦翻書閱讀，吟：）**天寬地闊兮、不容我一身，手中線、**

操縱由人。（白：）文姬，妳若不是大儒蔡邕之女，若不是才華滿腹
下筆成章，任憑妳被擄匈奴多少年，又有誰會用重金將妳贖回呢？雖
說是手中線、操縱由人，文姬終究回來了，終究回家了。

（漁婦掩卷倚槳而臥）

（文姬從遠方來）

文姬：（唱）**整歸鞭、行不盡、天山萬里，**

見黃沙、和衰草、一樣低迷。

（昭君夾吹腔：飄渺一似雲飛）

又聽得、馬蕭蕭、悲風動地，

（昭君夾吹腔：飄渺一似雲飛）

行一步、一步遠、足重難移。

【昭君自墳墓青塚裡緩緩出來，輕輕哼唱著傳統戲昭君出塞的曲調，幾句之後轉為唸白，而曲牌的音樂仍淡淡墊在唸白下面】

昭君：(唱) **王昭君，一似海枯石爛，
手挽著金鑲玉嵌琵琶兒一面。
俺這裏……**

(接白：)

大漠孤煙杳人跡，此身早已慣孤寂。
生前死後俱如此，心死情盡埋沙泥。
仿佛又聽聲嘆息，霎時心亂情轉迷。
是我心頭恨未已？還是他人同遭際？
聲息難辨出自誰，只聞幽咽泣低迷。

【自青塚理出來的昭君，先四下尋找聲音，而後發現是文姬，遂默默在一旁看著文姬祭吊自己】

文姬：昭君哪！昭君！我文姬獨自一人歸漢，途經青塚，望妳一靈不散，聽我訴訴衷情！

(唱) **你本是、誤丹青、畢生飲恨，
我也曾、被娥眉、累苦此身；
妳輸我、及生前、得歸鄉井，
我輸妳、保骨肉、幸免飄零。
問蒼天、何使我、兩人同命？
聽琵琶、馬上曲、悲切笳聲。
看狼山、聞隴水、夢魂猶警——**

漁婦（吟：）我欲悠然行舟，偏有沈浮馳驟。

【下面這段漁婦的念白和身段，穿插在以下昭君和文姬的對話中】

漁婦：趁此風平浪靜，不免放流直下；（身段）

剎時風雨交加、載沈載浮。（身段）

過激流、越險灘，迴波千旋，（身段）

竟然滴溜溜的又回到了江心。

【漁婦吟唱時，昭君、文姬 反向前行，擦身而遇】

昭君：打從何方而來？

文姬：黃沙盡頭。

昭君：要往何方而去？

文姬：京城。

昭君：妳的終站原是我的起始。

文姬：我的終站也曾是我的起始。

昭君、文姬（遙望前方，同白）：京城、上郡、西河、朔方、五原！

文姬（遙望前方）：五原、朔方、西河、上郡、京城！

文姬：一步一斷腸。

昭君：一步一惆悵。

文姬：來也傷心、去也悲！

昭君：生也飄零、死也孤！

文姬：日日思歸歸又怨！

昭君：不歸卻又一心懸！

文姬：待到歸鄉日，竟是離家時。是歸？是離？竟難分辨，一樣的死
生永隔。

漁婦；舉首望藍天，（吟）也無風雨也無晴。

昭君：我身已塵埋，心已沉寂，此刻竟被你勾起心事，誤丹青、困蛾

眉，唉，出塞前夕那個夜晚，我已多久不曾回想、不敢回想，而我願說給你聽，只有妳能懂得。

【昭君對鏡梳妝】

昭君：(唱) 一回對鏡一斷腸，燒殘紅燭理紅妝。

玉爐香繞愁千丈，伴我昭君披嫁裳。

披嫁裳？待嫁娘？只道是萬里謫荒離故鄉，

誰記得我也是新嫁娘？新嫁娘，心茫茫，

漁婦：(唱) 心茫茫、海茫茫。

昭君：(唱) 翠鈿難將愁眉藏，胭脂和淚污紅妝。

妝成獨坐入錦帳，靜待朝陽起霞光。

長安朝陽光萬丈，今生無復此曙光。

明朝車馬出北塞，從此風捲黃沙狂。

今宵先辭長安月，再辭長安日朝陽。

【昭君端坐錦帳內，更鼓聲】

【文姬坐到昭君的鏡台前】

漁婦：(唱) 日朝陽、光萬丈、波平如鏡、鏡裡照容妝。

【漁婦對江水照容顏】

(文姬唱)：一回臨鏡一斷腸，文姬換回漢時妝。

寶髻梳不成蟠龍樣，羅帶結不出同心囊。

相隔不過十二載，竟然忘卻舊時妝。

漁婦：(唱) 海茫茫、心茫茫，波光盪漾、看不清容妝。

不識腮紅和眉長，看不清我的青春容妝。

【昭君掀簾出帳】

昭君：(唱) 掀簾出帳迎瑞光，迎瑞光。

金光刺目酸淚湧，心頭一緊暗自想。

人生若似擺陣仗，昭君豈能無勝場？

此際不能扳一局，今生何以慰衷腸？

到此不禁悽然笑，此生竟還有盼想！

文姬：(唱) 此生豈能無盼想？一生一世思慮長。

【文姬進入昭君的錦帳，探看熟睡的兒女】

分別一月後，兒思娘、斷肝腸；

分別六月後，兒起居漸如常；

三年五載後，忘卻娘模樣；

十年八年後，夢中已無娘。

匆匆逝水如流光，二十年後誰敢想、誰敢思量？

漁婦：聚散無常水波漾，天南海北、未必不能匯成流！

文姬：(唱) 聚一堂、已鬢如霜，我這裡、鬢如霜，

他那裡、塵滿面，不再是青春少年郎。

塵滿面、鬢如霜，縱使相逢應不識，

母子不相識，擦身各過往；

人生空自忙，終不過、一場虛妄。

漁婦：(唱) 不知青春何模樣，老之將至又何妨？

匆匆逝水如流光，於我有何妨？

一場虛妄！

【漁婦對江水照容顏】

【文姬取出焦尾琴】

文姬：焦尾琴！我父親手製，蔡家一脈傳，塵埋十二載，今夜我——

文姬：(唱) 臨別為兒奏離懷、為兒奏離懷。

朱絃一拂音猶在，未成曲調情已哀。

不奏別鳳離鸞曲，平沙落雁也忘懷。

情隨指間任流轉，竟成胡笳十八拍。

漁婦：平水放舟，如箭離弦！)

文姬：一場虛妄！

【昭君重上妝台】

昭君：(吟) 何必嘆虛妄？

此生仍然有所盼，且看我——

昭君：(唱) 收起千般怨，開鏡對朱顏。

重調朱粉朱唇點，斜插金鳳捻金簪。

裙拖六幅湘江水，環珮鈴鐺登殿前。

丰容靚飾階前站，顧盼生春意態妍。

目不轉睛群臣訝，君王張口竟垂涎。
何方仙女下塵凡，遺世獨立在人間？
君臣未及回神轉，琵琶一曲已轉絃。
銀瓶乍破水漿迸，不作長空孤雁寒。
鳳尾龍香聲婉轉，輕攏慢撚情無限。
潮起潮落任絃轉，月圓月缺一抹間。
曲終收撥當心畫，斂裙出宮登翠輦。
回眸琵琶半遮面，臨別一笑更嫣然。
君王頓足恨連連，欲待開言已無言。
昭君長吁氣舒展，從此愁恨兩均攤。
君攤悔恨我攤愁，你自怨悔我孤單。
人間愁恨千千萬，不教昭君一身擔。
人生若有輸贏面，昭君此刻已佔先。
人生得意須盡歡，緩步輕移入轎簾。
車簾垂下淚始落，不教君王見悽然。
輸贏俱在芙蓉面，此生終是誤嬋娟。

文姬昭君兩人合唱：誤嬋娟、此生終是誤嬋娟！

漁婦（白）：江海茫茫，多少幽怨嗚咽？萬里乾坤、百年身世，只不過
浪花數點，驚起沙鷗一片！

【沙鷗不怕人，漁婦輕鬆的用手招呼逗弄沙鷗】

文姬：只是妳終究贏了一回，出塞之後，漢王定是日夜思念。人生在世，若能得一人鎮日思念，也就不枉了。

昭君：思念，（苦笑）是啊，世人都說漢王何等思念於我，說得來叻，竟跟真的似的，聽，來，我們一塊兒聽，聽「我」的愛情，聽別人怎麼說「我」的愛情：

漢王（上，白）：

昭君，昭君，你這就去了，撇下孤王一人，你就逕自去了，從今往後，這漫漫長夜，叫孤王如何得挨叻？

（唱崑曲）【梅花酒】：

呀！俺向著這迴野悲涼，

她、她、她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

她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

返咸陽，過宮牆；

過宮牆，繞迴廊；

繞迴廊，近椒房；

近椒房，月昏黃；

月昏黃，夜生涼；

夜生涼，泣寒螿，

綠紗窗，不思量。

(漢王下)

文姬：這般深情，真乃千古絕唱。

昭君：千古絕唱？是啊，文詞美、聲律諧、意境高，這就叫千古絕唱？

文姬：且不論聲情詞韻，我只聽到他攜手步步相送、獨自踏月回宮，不像我文姬，歸漢之時，左賢王不曾出帳，是我進得氈幕，向他深深一拜，抬起頭來，妳可知他眼中的怨怒，我竟不忍再看，轉身上馬，不敢回頭。歸漢、回家，竟是這般窘迫，我怎不羨慕你、擁有這段深情相送的千古絕唱。

昭君：是啊，千古絕唱，是那文人自作多情的千古絕唱，不是我的。那些騷人墨客，以我為題材，寫了許多我的愛情，愛情？畫像的愛情？美色的愛情？我要的是一茶一飯、一几一坐，共同的生活。左賢王的怨怒，只因難捨妳與他的一茶一飯、一几一坐，我呢？誰會為我怨怒？那漢王也曾怒斬毛延壽，但那畫工的生死禍福與我何干？我這一生終是飄零。分別之時，你還有人可以深深一拜，我竟不知一拜要拜向何人？爹娘嗎？爹娘下世多時，入宮這麼些年，思親之念早已斷絕；兄姐嗎？兄姐早已有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白日荷鋤南山上，夜歸兒女笑燈前，佳節良辰、月圓之日，偶爾或許思及我這不在身邊的手足至親，也就只是兩行清淚而已，待等兒女上前扯衣呼喚，一轉身便都忘了，有了孩子，一顆心就像紮了根似的定了下來。

文姬：有了孩子，一顆心就像紮了根似的定了下來？是啊，定了下來。到北地多年，日夜悲啼，待等有了兒女，竟沒別的心思了。那夜，兒啼女哭、北風呼號，我與他一人懷抱一子，他哼著胡笳曲，一手搖著哄著兒子，一手環抱我母女入懷，讓我靠著他的肩頭，被他搖著哄著，我竟安然入睡。入胡之後，頭一回如此

安然。醒來之後，逕自斷了還鄉之念，收起父親焦尾琴，隨夫學起吹胡笳，從此不覺北風寒，不嫌牛羊腥，甘在大漠，一生一世。誰知，竟只有一十二年。

昭君：這也是妳自己作的主，妳若一心留在胡地作個母親，便不只十二年了。而妳終究是蔡家文姬、大儒之女，漢家史書、文章大業都等著妳回去，妳怕不能只作個母親吧。

文姬：而我只想作個母親。

昭君：也只是想而已，不終究是捨了嗎？

文姬：捨得有多苦啊？我上得馬來，一逕直往前奔，仿佛間卻聽得他的聲音：「燒、燒、燒！盡行燒卻！」回頭一望，大漠孤煙裡，是我的氈帽衣裘、我的毛靴絨套、我的胡笳，我的情愛，我的十二年歲月，就這樣付之一炬。當時度日如年，如今隨風頓逝，風裡、煙裡，有幼兒的哭聲，也有他的咆哮聲.....與哭聲。

昭君：怒火、咆哮、哭聲，這是他對妳的送別？讓人好生羨慕！我上了車輦、回頭一望，漢宮門口的隊伍，哪裡是送別、哪裡是送嫁？分明是....送葬！一出疆界、即刻自盡，這是他們對我的期待，這才顯得出漢王有和親之誠、而漢女有殉國全貞之心哪。

文姬：有人說妳投河自盡，但也有人說...（不太好意思的說）妳留在胡地，快樂逍遙。妳、終究是如何？

昭君：妳以為呢？

文姬（想了一下）：只怕妳自己也作不得主吧。

昭君：終究只有文姬懂得。生前凡事不能自己做主，死後一樣眾說紛紜、撲朔迷離，此生唯一能自己做主的，便只有臨別登殿、丰容靚飾那一霎那的神采，我要顧影徘徊，要叫君王悔恨，即使那悔恨只是片刻，但那是我唯一能要的。

文姬：妳想要的已經有了，世人都是如此談論昭君、歌詠昭君的：丰容靚飾，顧影徘徊。

昭君：那些文人，怎會歌詠在胡地快樂逍遙的昭君？歷代文人，非但要把自己弄得窘迫不堪，凡被他們選中入詩的，也俱都是些苦命之人。他們要昭君一路哀傷，他們說「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他們要昭君一過疆界立即自盡，他們說這叫全節盡忠、民族典範；他們還要昭君「環珮空歸月夜魂」，進入漢王夢境，成就個多情的君王。昭君若是歡喜留胡，那些失意不遇的文人，又怎能藉古論今呢。我不稀罕什麼留名千載，只是若無有這些篇章、便無有昭君；而篇章越多，昭君越是四分五裂。

文姬：這叫做 生也飄零，死也飄零。

昭君：妳面前的昭君，青塚內的昭君，實是文人的描塑。真實的昭君怎麼樣了？又有誰知道呢？這些只有妳懂，只有妳懂得這些文人，曹丞相接妳回去，不就是為了惜妳之才麼？否則那麼多人流落北地，為何單單只接妳一人？

文姬：曹丞相接我，原為繼父親遺志、完成修史書千秋大業，誰知竟使我寫下「胡笳十八拍」自身的悲憤詩篇。

昭君：妳自有彩筆寫自身，昭君一世卻遭操弄，生前死後俱遭操弄。

文姬：我們都只是文史書上的幾許光華，世上何物是真？何為假造？

昭君：一茶一飯、一几一坐，才是真的。

文姬：我的一茶一飯、一几一坐已然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了！

昭君：我從來沒有過與誰人的一茶一飯、一几一坐。 走吧！ 歸漢之後，等著妳的、還不知是什麼呢！

文姬：想是永無止境的思念。

昭君：怕不止於此吧□.□.□.我也希望只是永無止境的思念。走吧，
前面的路還遠得很呢。

文姬：真羨慕妳，已經走到盡頭了。

文姬：(唱) **我只得含悲淚兼程前進，還望她向天南月夜歸魂。**

漁婦（一邊翻書一邊吟）：**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音兮、
思無窮。**

上面昭君文姬兩人大段對話間，漁婦有幾句唱、淡淡鋪墊其下：

隻身行江上，江海作故鄉；

生即是飄盪，掌舵自在航。

【漁婦夢中翻身】

【夢的情調變了：□ 兩個女人貼在一起親切私語、說悄悄話】

昭君：欸，妳到底為什麼非回去不可？

文姬：沒跟妳說嘛，文化使命。

昭君：得了吧。別ㄍ一ㄥ了！

文姬：妳也別ㄍ一ㄥ了，我問妳，到底自盡了沒有？

昭君：我豈能如人所願？哼！

文姬：那我還真佩服妳，那麼酸的奶酪，妳怎麼能喝一輩子？

昭君：一開始喝不慣，懷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忽然覺得好喝極了，從
此口味就變了。妳呢？一直不愛喝啊？

文姬：喝了一口就吐出來了。

昭君：瞧妳瘦得□.□.□.□.

文姬：想死了老家的桂花糕。真羨慕兩個孩子，生下來就不嫌酸的喝
喔。欸，孩子像誰？

昭君：阿哥們都像爹，阿姐都像我。妳呢？

文姬：正好相反，兒子像我，女兒像極了他爹！

昭君：真不幸！

【昭君摟著文姬，拍著她，安慰她的不幸】

【漁婦忽然伸懶腰打呵欠，吟唱胡笳十八拍裡的一句】

漁婦：（吟） **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隨心兮、有
變則通。**

【文姬猛的推開昭君□，□夢的情調又變了】

【先前飾演鶯鶯亞仙丫環的四女再上】

昭君：好一個千秋大業、文化使命！

文姬：好一個文人想像、民族典範！

昭君：分明是掩飾你拋夫別子的惡毒心腸！

文姬：分明是虛晃一招、遮蓋你甘留胡地的醜陋事實！

昭君：妳藉胡笳十八拍，自我開脫！

文姬：妳藉歷代文人之筆，粉飾自身！

昭君：惺惺作態，故意來吊我一吊，藉琵琶增添幾許飄零！

文姬：我自有胡笳，何需借妳琵琶？

昭君：分明你吃喝拉撒、生活不慣，一心想回長安吃精緻的、穿乾淨
的！

文姬：分明你口味羶腥、重鹹重辣，一心想留在胡地吃一輩子生鮮牛
羊！

昭君：入境原本要隨俗，隨遇而安是英雄！

文姬：餐飯之間顯性情，飲食品味見文化，你這沒文化的失節不倫！

昭君：與其冷宮孤單一世，不如胡地兩度春風！什麼失節不倫？

文姬：你嫁的是父子兩代，這叫父死子續、前仆後繼！

昭君：你歸漢後再嫁董家，這叫穿梭兩地、胡漢通吃！

文姬：我入胡之前原有丈夫，歸漢之後再嫁一夫，前後三屆，單就數量來論，你就要瞠乎其後！

昭君：前後兩屆不關我事，我兩任丈夫俱是匈奴單于，專管你那中間一任的左賢王！單就官位來論，你就得甘拜下風！

【漁婦翻身】

漁婦：奇怪、奇怪，舟中方才合眼，怎麼又見兩個女仙各逞其能？謳謳掙掙、嘈嘈切切，轉瞬曲終人散，月色如銀。多因我機心尚在，致使夢境不安，從今後，看江山自在、聽萬籟無聲。正是：

說長道短終何用，虛實真假總成空；

文心琴韻誰能辨，此時無聲勝有聲。

（劇終）